

抵制和提倡

表覽一刻時藝游界世小

大京班

題問大二

上海小東門北
首民國路三層
樓洋房內房間
寬敞器具精良
且價目低廉裝
璜華麗一律照
碼對折以廣招
徠 貴客光顧
無任歡迎此啟

數年將熟費
大加改良粗
俗汚穢之詞
又加聘絕今
花月英合演
新曲貴府
相邀臨法租
界東自來火
街瑞福里六
號接洽可也

門診上午十一時
 特診下午一時
 損傷接骨人
 梅毒花柳
 白濁
 診所

射德圖獅牌六
針三元至七元
柳諸病一針包愈
療法特效包愈
射德圖獅牌六
元貧病不計

[illegible]

本號開
 西文字
 印各業
 彩石印
 綾襪對
 各寶
 無任歡

下痢赤白膿血
寒熱月信不調
產後惡露不止
產氣鬱結成塊
跌打損傷腫痛

燕不着手
瘡、血清、貧病遇之微忱

心理法均取藥水五瓶裝一服法可服三厭而癒可

仿照歐美
創冰及衛
漢汽水取
遇到為余

國路吉祥
特別異樣
精製照相
絲萬喜幀
蘇甯賬冊
不同聲贊

中央五六九

[illegible][illegible]

朱關楊張 龍小鎮步	宋姚陸森吳王葉 橋蘭若聯文輕掌	民一玉梅民珠顧	吳劉朱卡周周黃孫王辛湯 和仁產和尙生尙卿筱宜甫泉雲	大金山松 采狗太林	趙沈陸侯 寶三林桂寶堂泉	侯沈胡陸 堂泉林桂雪寶鑑	花邵胡 英月花濱文邵
--------------	--------------------	---------	------------------------------	--------------	-----------------	-----------------	---------------

夜 演	日 演	本六	本五	本	後	本全	林松范	寶三趙
司公的媒	案奇妻奪	鳳金描	親投冒	妻殺匠皮趙	記缸酒			

申 化 邵
曲 英 月 藝 濱 文

數年將熟費
大加改良粗
俗汚穢之詞
又加聘絕今
花月英合演
新曲貴府
相邀臨法租
界東自來火
街瑞福里六
號接洽可也


西醫
吳玉孫

門診上午十一時
 特診下午一時
 損傷接骨人
 梅毒花柳
 白濁
 診所

射德圖獅牌六
針三元至七元
柳諸病一針包愈
療法特效包愈
射德圖獅牌六
元貧病不計

號紙興順徐 室冰飲 院醫西市海上 園德種東廣
 冷衝 藥給診發 之香成昌 藥聖科婦名著

本號開
 西文字
 印各業
 彩石印
 綾襪對
 各寶
 無任款

應期常白帶
 無力頭暈眼花
 久不受孕血崩小
 不思胎動腹痛等症

 科診察詳細
 用藥審慎
 白濁痔瘡
 藥品且手毒
 施送以神濟
 患從戒者心
 可曉與否一
 不裝置分紅
 月牌戒烟
 即見烟自
 聘名師
 種冰其林
 正廣和冰
 寬暢招待
 之
 設上海民
 絲紗仿帖
 貨品包紙
 象辦綢緞
 各種雜貨
 號賜顧莫
 迎之至
 電話

下痢赤白膿血
寒熱月信不調
產後惡露不止
產氣鬱結成塊
跌打損傷腫痛

燕不着手
瘡、血清、貧病遇之微忱

心理法均取藥水五瓶裝一服法可服三厭而癒可

仿照歐美
創冰及衛
漢汽水取
遇到為余

國路吉祥
特別異樣
精製照相
絲萬喜幀
蘇甯賬冊
不同聲贊

中央五六九

[illegible]

口中華郵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姚黃的妙不可言

到底是我猜油……還是效尤陰歷十八那天。我和碧波到蓬瀛喝茶。忽然遇見了廣變和轉陶。我和廣變是五年不見了。他的神情清淨。一些都不變。身材却長得多了。和轉陶還是初次碰刺。細看他的臉。好似一個女孩兒。我說了一句「次第評花到牡丹」的癡心話。他們倆不是一個是我同宗。一個姓姚。姚素爲王魏紫芳爲妃」的兩語成語。不是武則天貽謫牡丹出典麼。再加碧波且徐飲之。我用這一句題畫詩。豈非很有味兒。但是和陶淵明是初會。未便如此的。所以我坐在旁邊。一聲不響。聽他們談話。但是他們談話。總有「妙不可言」四個字夾在裡頭。人家拍翻了負販兒看錢的臉。他們也同聲道。妙不可言。我想這「妙不可言」。總之妙也妙。不半個鐘頭不到。竟聽到了「一百以外個「妙不可言」。總之妙也妙。不也妙。回頭我問碧波。纔知道是光祿。這四個字。光祿的字頭語。他們學半狂學出來的。上海人對於無論何事。凡是自己已不損失。渾稱叫做措油。油光同酌。我想這也算得是措油吧。又想着一句「尤而效之」。借用過來也很貼切。所以我就套了清初人的那首「雜頭詩」。綴成半詩一首。寄給小腳大姐吧。詩道。

閒道言不可。何妙妙不言。有言皆可妙。無妙下成言。妙可由他妙。言還不是我言。可知言妙者。人亦妙其言。

民哀

北望燕雲涕泗流。從今怕聽四絃秋。
（君不喜崑曲常以車前子譏之獨
於藏國九種中之四絃秋傾佩無已謂
深得風雅之旨）常期把臂誇三影
日望投書說五侯（君嘗舉京事告我
造化無情憎海鶴。功名隨分恥蝸牛

四第 本三第 本二第 本一第

[illegible]

第七回 款段出都門 一官南下 豪華遍香國 三十西來

當下子恆不住的抱頭痛哭。作事太壞過矣。道者反心救之。你何罪哉。道者。照他這一提兒起身。才說一個杯子不放在心。就是千軍萬馬圍困。道他。也傷不了他一些毫髮。你們閃開了。我雖不是降生。這個偶。我還可以看得好哩。子恆似信不信的。讓逢春上前跪拜。誰知逢春那裏再敢。會幹什麼。却撫着叔倫的身體。竟號啕大哭起來。那點點熱淚。望着叔倫的劍痕上滴着。不多一回。那包紮在外面的白紗手巾。被逢春緊緊裹得潮濕不壞。子恆也在旁邊揮淚。大伙兒又去便上前勸阻。逢春一哭一個已罷。我梁逢春一時誤會了。如今懷悔難追。你難道除了逢春之外。還有第一個知己麼。我梁逢春。時誤會了。如今懷悔難追。你難道除了逢春之外。對於其餘的老同志。多看他們是皮相上的。沒一個真知己。所以就於了他們。撇了國家。竟於走了麼。子恆趕緊上前拉開逢春。不住的碎聲勸解。虧你真是個大丈夫。我認你真有傷傷本領。原來你和女人一般。哭幾幾就癡癡。難道哭得醒叔倫的麼。……話說完。梁逢春這幾點淚。……比仙丹還靈。那周叔倫竟被他一陣子哭。會哭得慈悲蘇醒。子恆和逢春慌忙走近來。叔倫一伸手。仍舊執着逢春的手道。逢春……逢春……逢春……從丹田內提起來的冤苦。戴着一口長氣。那淚珠兒。不覺接一連口的滾出來。子恆逢春。始而叔倫醒了。大家心上一喜。臉上好看了些。如今看見這種情形。禁不住也都哭了。

解

精儻如陳希老。令腔調滑溜。令名正端。當屬魁強。今令專演裏子名份。則優爲之。但仲景墓子最硬者。莫如小桂仙。探母中之六郎。有時精神較四郎足。緣此戲代兒娘回令。楊子煩囑。句多。飾四郎者。往往於此際曠人。若一人演全。則多於此處精力。稀少休息。庶見娘時不致鬆動。故此不甚實力者多。小桂芬戲性聰明。乘人疲乏偷閒。彼乃大用其力。去四郎者。稍一不慎。比比爲其所敗。可云善於使乖也。

白金奎亦裡子角色。扮相在小桂芬上。惜乎唱念不佳。不逮桂仙遠甚。劉雲臺。唱做打念。無一可取。一增美觀。初在三慶爲喜奎配角之徒。間演新劇。表情皆出自然。以眉目如畫。婀娜輕盈。故扮相甚美觀。初在三慶爲喜奎配角之

狄畫二

惹易 然猶未盡也。再進則爲植物院。其中熱帶寒帶。各種珍奇花草。生葉繁麗。亦能取之於一院。供人賞鑑。復能延其生命。不彫不萎。斯亦奇矣。折而入名譽表彰館。Dunlop (國賽所建築宏偉。氣象嚴肅。石像巍巍。悚然生敬。其中均是有大供獻於人類者。如盧騷爾等實二十餘人。其人固已彪炳於史冊。名傳萬古。今茲親此埋骨之所。偉大如許。尚想其烈。有令人不低首徘徊。奮發自振者。我國之有聖廟。有五百名賢祠。亦同此理。面其制不若焉。出此徒步至聖母教堂。沿途街衢寬闊。行人如織。車水馬龍。往來如梭。市肆毗連。固不待言。而兩側房屋。轟然高樹。平均至五六尺。街巷井然。兩旁街路。闊比吾國上海之四馬路又過之。加以樹木蔥茂。蟠然成蔭。房屋之高。因以不覺。至聖那河邊。互有但見中間十二聖母教堂。巍然矗立。建築之大。五百希有。聞自中上世紀至十三世紀。歷百有年而成。經營慘淡。畫棟彤梁。即其中窗櫺玻璃。亦備佈名字圖畫。價值連城。其貴可以概見。惜其中陳列。均爲宗教古事。局外人不能道其一二焉。去此入地下。搭地底電車。車在地下。形如火車。而用電力。風馳電掣。一無所阻。瞬息之間。所欲遊玩之地地即顯。乘客熙熙攘攘。擁擠異常。蓋巴黎民族競多。交通自然複雜。地上之電車。公共汽車。馬車火車等。猶不敷運轉往來。另闢地底電車。遍地皆是。建築鞏固。積亦廣大。淺者三四丈。深者達八九丈。地下亦三三積。有經聖那河之下者。其深可知也(未完)。

鄭逸梅

[illegible]

雲上

我走進大客廳。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售票廳的板壁上。粘貼着一張紙條子。說是北上通車。第二次改在下晚九時。第四次改在下晚七時。所以我坐了夜車趕來。本是想乘早通車來的。現在兩臺車仍改到下午去了。那我在蘇州坐第二天的快車到南京來。不是正好。並且要打算這一天的工夫。如何消磨法則。恰好那接客的。又在一旁道。我不說謊。早上說早沒有車。車都改了鐘點。改到晚上了。你與其再過江去。不如暫說我們陸平棧開個房間。化一塊錢。擦把臉。吃點茶。吃點飯。隨意點。街上逛逛。回頭來吃晚飯。棧房裏有蘇杭送你的上車。這不好嗎。你要再過江去。這一天的工夫。也化不少的錢。你說是不是呢。我聽他說的也有理。我常走這條路。常在下關耽擱。下關的客棧。非常之貴。並且難堪不堪。這是我所知道的。至於浦口的街市。我卻從沒路過去過。不知是怎麼一個情形。他就這樣說。我何妨就化幾個小錢。到街上走走觀光觀光呢。當下說了一聲好。命他替我拿了手提包。一開出了車站走到街上。來在他說的陸平棧裡。這棧棧倒有好幾幢樓房。地點也適宜。我們上樓。揀了一間沿街的客房。說是九角六分錢一天。房費雖不大。也還有月台。玻璃門。桌椅牀枕枕簾。一切都不十分靚麗。還可以敷衍的了。

吳大投稿

開講三國志之許文安。在說書界中。以淵博著。其祖名許登舉。彈唱玉蜻蜓描金扇。談諧入妙。嚶音清脆。玉蜻蜓說來尤覺神化。故有翡翠蜻蜓之稱。得其傳者。祇一徐某。名佚。當時有松江馬如飛之名。文人咸賞之爲博士。今已死矣。

孫

維新照相館。即在小世界後邊。乃是陸錦棠弟兄倆開的。現在改變了。下面設了一座櫃檯。專賣關於攝影術上的應用品。另外帶賣鉛筆等類。從前櫃檯沒裝。他的下面。也不過陳列着許多本店成績品。借他做個廣告。和別人家一樣。那櫃檯底下。就是裝片的暗房。現在裝了門

憾金

今年小報風行。可云盛極一時。在此兩月以內出版者。已有 鐘聲 星 光 小說旬報等三數種。不一復有。一消閒週刊出版。預料在醞釀而繼起者。又不知幾許。此固文壇之佳候。出版界之好消息也。然余竊有憾焉。曩日雜誌風行。擁現海上者。其視今日之小說。有過無不及。轉瞬間。而舊風流雲散。僅存數種。其內容亦非昔比。總之是進化而非進步。敢斷言焉。執此以測他日之小說。其有不踰雜誌覆轍者幾希。以故今日之風起雲湧者。為前途之幸與不幸。明眼人已早辨。我深冀當事者共悟茲行。培之護之。各盡心力實之。毋使吾言之不中於中也。慎始慮遠。今所籌香牒記者也。

(一)
(二)
(九)

故此局長就滿口應承憐芳的要求條件，不做無論如何。要先搬了家的路。結論結婚手續。憐芳何等乖巧。不肯答應。你又不肯答應。他就要走他的路。憐芳無可如何。祇好先搬家。再提親。這逼的房屋，並不退租。讓老老住在樓上去。樓下租給別人。這纔是正式的做二房東哩。憐芳的新屋。却巧搬在錢如海家隔壁。居然掛起汪公館的牌子。當差夫馬。憐芳便急公租做。場面很闊。架子十足。很像一個公館格局。家搬定了。憐芳便急公租做。場面的進行第二步手續。這知這幾天的局長。忙着在外應酬。不但不常在家的。就是晚上回來不回來。也不能預定。據那局長最親信的那個下人說。山東的督軍。乃是段督辦的得意門生。如今有內閣陸軍總長的消息。陸軍是沒甚希望。有督辦抱了腰。要組閣哩。那督軍和局長。他倆人倆是同鄉。還帶一些親戚關係。如果那督軍果果組閣。局長非但穩穩可達到手一個次長。還好些做總長呢。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狀一出炸毀樓板
狀一日女僕接
院長開祿木箱見
與麗祿至院四
元價值也博士且
之故亦被誣上
可近為時速荷

寓小東門內格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俞伯明醫士為素學文君之高足且素學潤為滋離先生
文孫壽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格桐弄內懸壺應世存
善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痼疾重者一變如失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麟 黃仲賢
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田

楊慶恩

癸曰。昨日上學校。在電車中。同坐有他校男生二人。談吾哥某日來。住某處。故知之。二生意是吾哥舊日同學耳。晚哥曰。巧極。不然。苦尋無已時也。亦述已事。並道電車一見。連日相尋之苦。既而又曰。今既脫離羈網。大佳。我意即在此間成婚禮。妹意若何。秋蘋曰。惟吾哥壽命。雖然。總宜稟之兩家老人。待命而行為當。晚哥曰。吾與妹。本非私自結約。兄先已有函。吾父母復書自主。秋蘋乃亦聽之。不數月。此一對垂死冤禽。乃雙宿雙飛於弱水三千之外。其喜可知。故晚哥與秋蘋在日本東京成禮之日。晚哥曾大書特書於日記中曰。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廿某日。與秋蘋妹結婚於日本東京之某公園。是日觀禮者。皆係祖國同吉青年。約數百人。可云極一時之盛況云云。事後始婚婦事稟之父母。並告知戚府。且詳細敘述不得已之原委。

呼。

已。兩失之矣。

本報所刊的長篇三種。歌浦潮拍遣。專對上海社會下祲。篇引樓主之顏領風花夢。詳述庚戌辛亥兩年民黨情形。大約深知當時情細。或親歷其境者。必多獎許著實者之筆墨。

讀者諸君。亦有所助乎。

子卯。馬友文。上虞人三君賜鑒。請示通訊地址。庶可將薄酬寄奉。

又周履餘君之讀畫瑣記。薄隨到後乞復。